

群像 | 不死鸟：彩虹相伴，不曾孤单

不死鸟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18-05-26

写在前面

2018年5月1日，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迎来了它三岁的生日。

我们的社团年龄不大，却经历了许多曲折坎坷。同样，其他高校和社会的同类组织都有着各自独特的故事。

为了记录下这些记忆与历史，我们决定开展一次系列采访。从武汉开始，对我们自己和同类社团的创始人及核心成员们进行专访。

在此过程中，我们结识了许多致力于平权的朋友，也感受到平权之路尚且漫长，荆棘丛中的我们任重而道远，但与朋友一起还是总会有欢笑。

我们将这一系列采访命名为『群像』，希望它成为一群人的缩影。系列采访将不断继续，多元性别性向平等的事业也将越走越远。

——WHU性平会采访组

无数的校园空间中

我们正在创造一个

极具活力的性少数解放的文化。

——彩虹中南大



受访者：不死鸟，“彩虹中南大”第三任负责人

我们都一样

自打小起，我就喜欢戴女生的蝴蝶结、穿女生的裙子，无奈的妈妈总是会买上蝴蝶结、借上邻居女儿的裙子，我则穿戴好，屁颠屁颠地跑到邻家，和别人一起玩过家家。跨性别^[1]的影子在儿时初见端倪，不过随着时间的发展，更愿意以gay的身份自诩，自己也比较赞同社会构建论^[2]。



慢慢地，不再喜欢女生的服饰，父母也不以为意，并未做出太多干涉。小时候比较内向，不怎么愿意和别人说话，是传说中的“闷葫芦”，

同时也是被同班男孩子嘲笑的爱哭鬼。不过每次男孩子们欺负我，总有关系好的男生挺身而出，以哥哥的身份给予保护，现在每每想到，难免会心一笑。

六年级，特别关注一个男孩子，喜欢和他放学一起回家，喜欢到他家玩耍，喜欢睡觉前想一想他，这种关系很是朦胧，当时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界定，只是会想“要是他是我的哥哥，那该多好”。

那时陪妈妈看韩剧，她总会指着屏幕里的漂亮女生，问我好不好看，心不在焉的我关注点却全在帅气的小哥哥身上。

初中生物老师讲到HIV，说起最早的艾滋感染案例发生在同性恋身上^[3]，身边的同学们纷纷说道：“同性恋真变态，竟然感染艾滋”，胆小的我尴尬而脸红地随声附和道：“对呀，我也觉得好变态，太可怕了”。就在这种朦胧压抑的教育下，我完成了自己并不快乐的初中。

高一一次上网，不知怎么，突发奇想去百度“同性恋”，第一次观看了同志电影《断背山》；第一次加入了同城同性恋交友群；第一次有了同性恋网友；第一次和同性恋网友见面。原先我以为，世界上同性恋很少，或许生活在其他国家，将来我一定要找到他呀，不能让他落单了。得益于便利的网络，许多第一次这么简单地实现了，我也算是第一次完成了自我接纳与认同。



图：James Clarke

高中毕业，向父母出柜，看到落泪崩溃的父母。我想我没有错，他们也没有错，同性恋更没有错，可是究竟是谁错了呢？

大学前的那个暑假，通过同志交友软件，认识了武大的一位学长，同时也是武大彩虹小组的创始人之一。他告诉我，我们学校也有彩虹

小组，那时的我别提有多高兴，我想等我到了大学一定要加入这个组织，让学校领导承认我们，让更多的学生认识到同志群体。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大一上学期，踌躇满志的我联系上了财大彩虹小组的负责人，表明了自己想要加入小组的想法。彩虹中南大（最初叫中南财经政法去大学彩虹小组）成立于2014年秋，2015年5月举办了第一场线下活动，邀请彩虹妈妈吴幼坚做分享，却被讲座举办场所奶茶店老板敲诈，事情捅到了辅导员处，学长学姐们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打击。15年我大一时，一位14级的师兄努力保留了这个小组，维持社员关系，并继续与外界保持联系，但当时小组完全是一个空壳子。再加上自己参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学校活动，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不了了之。



2015年5月17日同志妈妈吴幼坚女士的分享会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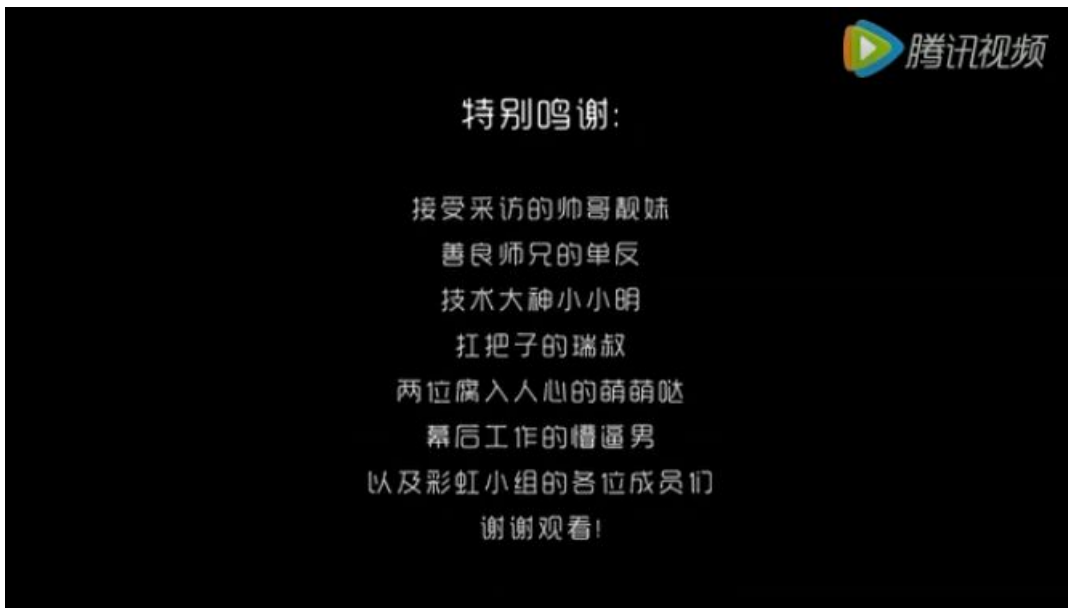
（图片来源：彩虹中南大微信公众号）

期间，有件事记得特别清楚，天真的我以匿名的方式给校报编辑老师发了邮件，声明学校LGBT的现状，希望能在校报上刊登LGBT专题，善解人意的老师礼貌地给我回复了邮件，也希望能够面谈这件事的不易，胆小怕事的我也没有继续回复老师，又一次计划流产。

大一下，自己又联系了小组负责人，并顺利地加入小组，除去小组的元老，只有我和另一位大一学生。通过说服身边的腐女同学、深柜gay，小组第一次迎来了新鲜血液。

第一次参加活动，“5.17国际不再恐同日”。在大二负责人的指导下，所有小组成员集思广益、头脑风暴，决定以路访视屏的形式给大家带来这份礼物。记得5.17是星期二，周四周五提前就做好了路访问题，印好了小组宣传单，借好了单反，所有准备工作就绪。周六上午家教，中午坐上公交回学校，来不及吃午饭的我直接扛上单反和小组成员汇合。

起初略显尴尬，采访的人自己没有脱敏，被采访的人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也很是措手不及，不过还好大部人都很是和善，采访进行地很是顺利。南湖的采访完毕后，扛上单反，坐着城际，来到了首义。首义的采访就没有那么乐观了，期间下起了毛毛大雨，一名男生在接受突如其来的采访时，更是大喊到：“I hate homosexual”，转身而去。晚上坐公交回学校，雨下得更大了，下了车的我抱着单反就往寝室跑，虽然淋了一身但是很快乐。



5.17国际不再恐同日街头采访视频截图

周日一大早小组成员们约在奶茶店，一起做微信推文，一起剪辑视频字幕，一待就是一天。

周一，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让我校媒、其他学校彩虹小组推广我们的视频呢？热血的我当即联系上其他学校小组成员、晓南心语、我校校报学通社，都很顺利谈判成功（不过校报学通社在5.17凌晨12点发布“国际不再恐同日推文”，第二天大早便删掉该文）。

5.17凌晨12，我们制作的“国际不再恐同日”推文和视频发布，我们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的公众号“晓南心语”以及武大、华科、地大、武理、华夏学院的彩虹小组公众号也在当天转发了该视频。下午，网易客户端联系到我们，索要了视频，发布在当天的“517国际不

再恐同日——让我们一起牵手”直播间。

第一次参与LGBT公益活动，第一次感受到了大家的力量，也是第一次体会到了现实的不易。

- 传送门: [路访|你知道同性恋吗?](#)

许来日方长，有你我来往

之后，彩虹中南大又筹办了很多LGBT公益活动。

我们当面采访了我校的gay、les、男双性恋、女双性恋、跨性别（并未完成手术），并系统地科普了LGBTQ^[4]。

彩虹中南大QQ公众号开启了同性表白墙功能，匿名表白、内心困惑都得到了疏导。

四校联谊（武大、财大、地大、武理），多达50人的面基活动，让爱不再活在柜子中。

双性恋问卷专题，400多份的网上问卷调查，让我们对双性恋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 传送门: [双性恋问卷专题](#)

LGBT自我认知沙龙，每个人都打开了话匣子，更加深了自我认同。

12.1国际防艾日，发放防艾海报、传单，举办“艾”的抱抱活动，进行大学生对艾滋病认知调查.....这一系列防艾活动，希望能减少大学校园出现艾滋的情况。

- 传送门: [\[专题\]大学生对艾滋病认知了解调查报](#)
-



向右滑动→

时间洗刷旧迹，历史车轮向前；文化解放如荼，自由运动空前。现在我们很好，现在的我们也很糟。

彩虹小组现状堪忧

纵使小组活了过来，所想所做——得到实现，大家给予了积极的反馈，现状也令人堪忧。

脱敏之路依旧漫长。从之前的恐同日校报推文被删，防艾社团答辩失败，防艾日与校红十字会、校医院、校心理中心谈判失败，前行之路并不是那么容易。这是一个被赋权的时代，可是话语权、行动权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人员流失严重，积极性不高。人是利己的，自我认同成长对于许多人来说是LGBT公益回报，对许多人来说公益只是一时的兴趣使然，并未有持久的期望回报。参加活动的小组成员、参与者都会有面临出柜的担忧，这些都是打消积极性的不利因素。小组的发展传承，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资金匮乏，场地缺失。筹办活动没有物资，举办活动缺乏场地，这些限制因素无不是抑制活动开展，提高活动成本的。

关注度普遍不高。LGBT活动陷入了LGBT人群自娱自乐的怪圈，LGBT宣传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对比国外的LGBT解放文化，国内落后了半个世纪。^[5]

至今对一个公益人的发声记忆犹新：你不做，谁来做；现在不做，何时做？

明天会很好

《看见》中曾写到：“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受同性恋？因为我们的文化里，把生育当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看见爱情，应该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器官对另一个器官的反应。”我想同性恋也只是泛指，更是代表了LGBTQ等性少数人群。

校园中所做的实在有限，平权之路还很遥远。不过能够为改善校园社群提供文化氛围，能够帮助更多人完成自我认同，能够给更多人带来感情寄托，我想这些绵薄之力，这些点点滴滴，就很奉了。

我想每个性少数都有着同样的困惑，也试着去证明过，答案却在很久后才揭晓。不管怎样，社会大环境越来越好，校园越来越宽容，我们也会越来越好！

注：

[1]跨性别（Transgender），是指那些不认为自己的性别与他们出生时基于生殖器官而被决定的性别表现一致的人。或者说个人的真实性别没有在其出生时被真实的反映出来。

[2]社会构建论。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许多差异都不是源于一个基因，而是许多基因的相互作用。性别是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社会构建论，个人生而为男为女，并没有天生的性别认同，他们是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性别认同，在经过社会的构建之后才成长为男人和女人。虽然生理性别是天生的，但是社会性别既非内在的，也非固定的，而是与社会交互影响的产物。

[3]HIV的病毒起源于喀麦隆的黑猩猩，如何从黑猩猩传染给人类现在还是迷。至于上世纪，美国同性恋人群大范围爆发艾滋病感染者，才有现在广为流传的同性恋人群发现第一例艾滋病，同性恋产生艾滋病这一错误的说法。

[4]LGBTQ。Lesbian（女同性恋），Gay（男同性恋），Bisexual（双性恋），Transgender（跨性别），Queer（酷儿）。酷儿指对其性别认同感到疑惑的人。

[5]哈维·米尔克在1970年代，曾作为首个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政客参加竞选，并成功荣任旧金山市政府官员，随后一直致力于为同性恋者争取平等的公民权益。

文 | 不死鸟

编辑 | 鹅

排版 | 鹅



WHU性别平等研究会

邮箱: whunow@163.com

微博: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小秘书微信号: whunow

欢迎邮箱或微信联系我们

微信公众号whutong

